

看西班牙

西班牙之魂

(英) 贾尔斯·特雷穆莱特 著
李静 梅莹 谢璐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013046565

K955.1
03

西班牙之魂

(英) 贾尔斯·特雷穆莱特 著
李静 梅莹 谢珺 译



北航

C1653061

K955.1



南京大学出版社

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班牙之魂 / (英) 特雷穆莱特 (Tremlett, G.) 著;
李静, 梅莹, 谢珺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看西班牙)

ISBN 978-7-305-11123-5

I. ①西… II. ①特… ②李… ③梅… ④谢…

III. ①西班牙—概况 IV. ①K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2460 号

Ghosts of Spain

Giles Tremlett

Copyright © 2006 by Giles Tremlett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3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0-00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看西班牙

书 名 西班牙之魂

著 者 (英) 贾尔斯·特雷穆莱特

译 者 李 静 梅 莹 谢 珺

责任编辑 陆蕊含

编辑热线 025-83593962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29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123-5

定 价 3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剃刀刃

西班牙亡灵，比世间别处的亡灵更加阴魂不散：如剃刀刃，伤其颜面。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①

马德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快7点，耳根还算清静。用不了多久，街上就会炸开锅，汽车喇叭声、救护车汽笛声、摩托车马达声，一哄而上，一如既往。眼下，这座欧洲数一数二的喧嚣都市正在享受它片刻的安逸，直升机却在隔壁楼顶足足盘旋了一刻钟。楼底宽敞的庭院如扩音器，将经久不息的轰鸣声无限放大，住在顶楼的我们无法入眠。我躺在床上，担心这每五周造访一次的直升机把孩子吵醒。他们今天

^①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西班牙二七代著名诗人、剧作家，代表作为《诗人在纽约》和《血的婚礼》。

要去上学,昨晚却睡得早。7岁的儿子10点被电话吵醒,另一个7岁的孩子热忱地邀请他去参加周末生日派对。马德里是座彻夜狂欢、不眠不休、引以为豪的城市,连不满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我走上阳台,挥舞着拳头,向洁白的直升机示威,大清早飞这么低,闹哄哄的,搞什么鬼!我希望从床上一跃而起,怒不可遏的人们能遍布四周阳台,可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孤零零、气冲冲地站在枯萎的天竺葵中央的,只有我。都这个季节了,花少浇点水,就一副死相。我又意识到,自以为属于这座城市的我,骨子里还是异乡人。马德里,乃至全西班牙,噪音无处不在,如阳光、空气,是环境的一分子。清晨的噪音,让我猝不及防。若是白天,洗漱完毕,换上马德里市民的日常装束,区区直升机的轰鸣声不至于让我心烦意乱,城市喧嚣,正合我心;晚上临睡时,被西班牙人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本性才会暴露无遗。这称呼泛指英语国家人士,英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地方人,每每让我想起卢恩字母^①和五言抒情诗,《贝奥武甫》^②和“圣人”比德^③,不禁哑然失笑。

这个国家的噪音举世闻名。报纸上不时报道,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城市噪音让市民身心俱伤。我读过一则,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马德里每四条街,就有一条生活噪音超标^④;另一则说,巴塞罗那

① 卢恩字母,又称如尼字母,是一类已灭绝的字母,在中世纪的欧洲用来书写某些北欧日耳曼语族的语言,特别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不列颠群岛通用。

② 《贝奥武甫》(Beowulf):英国英雄史诗,完成于8世纪,是用古英语记载的最古老的传说。

③ “圣人”比德(Beda el Venerable, 672—735):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编年史家、神学家,被誉为“英国史学之父”,代表作为《英吉利教会史》。

④ 《国家报》,2002年6月8日。——原注

14至27岁的市民,听力损伤过半,且无法恢复^①,难怪麻木不仁的他们偶尔也会忍无可忍。回想几年前巴塞罗那广场上的一幕:夏日深夜,座无虚席的露天酒吧人声鼎沸。年轻人骑着电动摩托在周围转悠,马达声盖过说笑声,尖利刺耳。一位老人出现在高处露台,气急败坏地挥手抗议,无人搭理。于是,她抄起空可乐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玻璃片四处飞溅,砸得我们落荒而逃。

西班牙人似乎需要噪音。家里的电视机整天开着,有人跟我解释,说“好比家里来了个朋友”。经常光顾的酒吧里,会唱歌的老虎机、会说话的贩烟机、咖啡机、微波炉、电视机(有时不止一台,播放不同频道)全都在响,谈笑声、喷气声、吱嘎声、敲击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人声也要拼个你死我活,在机器声中杀出一条血路。于是乎,分贝更高。

或许,正是出于吵闹中仍被听清的需要,西班牙语——在这个多语言的国家里,确切地说,是卡斯蒂利亚^②语——才会如此直截了当,掷地有声。“每个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如鹅卵石般光滑清晰,历历在目。”V. S. 普里彻特^③在1954年出版的《西班牙性格》中写道:“它是孕育在沙漠的拉丁语,干巴、生硬、如岩石,棱角被擦舌音、深喉音、生机勃勃的大舌音磨平,裸露在外的是强有力的元音。”

广播和电视的谈话类节目中,言语的聒噪可谓登峰造极,每日的

① 《先锋报》,2001年5月3日。——原注

② 卡斯蒂利亚(Castilla):位于西班牙中北部的历史地理区,分为北部的旧卡斯蒂利亚(今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和南部的新卡斯蒂利亚(今马德里自治区与卡斯蒂利亚-拉曼却自治区)。西班牙所使用的西班牙语又称卡斯蒂利亚语。

③ V. S. 普里彻特(Victor Sawdon Pritchett, 1900—1997):英国作家、批评家,代表作为《马车在家门口:回忆录》和《挑灯夜谈》。

听众和观众却高达几百万。优秀的谈话类节目，应该话题严肃，行家聚首，心平气和地交流思想，可惜不少却沦为无端吵闹，恶语相向。西班牙人善于言辞，却动辄失控。嘉宾们往往性情暴躁，一点就着，他们的工作就是生气，程度取决于节目主持人推出的话题，话题越小，吵得越凶，八卦起歌手、模特、斗牛士和徒有虚名的“名人”来，更是不可开交。

在西班牙任何地方，都能一边乘出租车，一边听收音机里的几个嘉宾大呼小叫。的哥除非洁身自好、不苟言笑、骄傲自负、嫌节目没品位，一般也会积极参与，跟嘉宾一样立场坚定，倘若这天诸事不顺，或对正在讨论的话题深有感触，便伺机发泄一通。卡斯蒂利亚语脏话连篇，通俗易懂。“我操！别把老子惹毛了！”前不久，一位马德里的哥当着我的面骂道。当时，车堵在三环，我们听着西班牙人民之声电台(COPE)^①，主持人批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巴斯克地区的“反西班牙分子”，的哥又破口大骂：“我操你妈……”这些脏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反驳时加上女性生殖器“妈的屁……”，也不显粗俗。

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西班牙人也满嘴污言秽语。卡米洛·何塞·塞拉^②专门编纂两卷《秘密词典》加以收录，仅表示阳具的词，《帕斯库阿·杜阿尔特一家》的作者就收录了 800 多个，从“火枪”到“胡萝卜”，不一而足。

“西班牙人要是不说脏话，就像高压锅，压力太大。”萨尔瓦多·

^① 为西班牙主教协会名下的右翼电台。——原注

^② 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西班牙作家、诗人，1989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帕斯库阿·杜阿尔特一家》、《蜂房》等。

德·马达利亚加^①解释道。^②确实，骂一骂，人会轻松不少。下了车，气就消了，生气不过是暂时现象。也许，正因为此，西班牙人才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老爱使拳头。路上骂，可以理解，撒气罢了。开车按喇叭，逮谁骂谁，不会招人恨，惹祸上身。

西班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马德里住了近20年，20年前，还在它的夙敌、精致迷人的巴塞罗那住过两年，回伦敦竟无法适应，还是决定回来。说来讽刺，我对西班牙的兴趣源于几个说自己不是西班牙人的加泰罗尼亚朋友。

我是一名记者，自认为不是一名典型的驻外记者。驻西班牙，不是为了将来驻巴黎、驻纽约。做报道，我可以去（几乎）世界任何地方，可这儿才是我的家，就算离开，也会回来。开始没这么想，来了之后，却流连忘返。年轻时的单身生活趣味盎然，夜夜笙歌，令人乐不思蜀，成家后越发甘之如饴。这里是养育孩子的“黄金国”，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不再置身事外。我看着孩子们成长，长成西班牙年轻人，或半个西班牙年轻人。我像世界各国的第一代移民那样，羡慕地看着他们不费吹灰之力，融于另一种文化，心中五味杂陈，愁肠满结。西班牙的未来，我要关注，它与孩子们的未来息息相关。

为了寻找写作素材，我踏遍了西班牙每座岛屿、每个角落。一次，同事抱怨，西班牙写来写去，无非是“斗牛、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无聊事”。的确，做记者这行，西班牙只是“点缀”，我恰恰喜欢这点，总有故

^① 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 1886—1978)：西班牙外交家、史学家、作家，代表作为《西班牙现代史论》。

^② 与何塞·安东尼奥·哈乌莱吉的谈话，选自《有脊椎的西班牙》，巴塞罗那：Belaqva 出版社，2004年，第47页。——原注

事可说。公路时刻在召唤你，欧洲很少有如此开阔的地方，旷野随处可见，还有那远在天边的地平线。驶在辽阔的田野上，欣赏 CD 中轻快的弗拉门戈小快板，四周的美景让我有置身美洲，而非欧洲之感。

西班牙日新月异，有关它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完，与美洲也有几分相像。对于变化，西班牙人不仅欣然接受，还认为理所应当。

试图描绘西班牙特定时期的作家，对社会变化之快，感触最深。西班牙如同握在手中的沙粒，攥得再紧，也会立刻从指缝间滑落。“做西班牙人，太容易落伍！”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一夜之间从君主走向共和^①，约瑟夫·普拉^②不禁感叹：“今天，他们全都变成老朽，让人无法忍受。”^③

2004年3月，我也经历了人心惶惶、戏剧性的4天。伊斯兰激进分子清晨在马德里通勤列车上放置炸弹，造成191人丧生，原本胜券在握的人民党在大选中遭遇滑铁卢，形势突变，本书自然会有所提及。

然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非始于2004年，西班牙磕磕绊绊，跟在欧洲其他国家后面追赶了近一个世纪。“这么说吧，我出生（1900年2月22日）的那个村，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路易斯·布努埃尔^④谈起家乡，阿拉贡自治区的卡兰达时说道^⑤。

西班牙人帮了我大忙，他们喜欢谈天说地，发表意见，聊聊自己。一来，不少人觉得这里是人间胜境，逢人便说美食美酒，独步天下；二

①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国王阿方索逃亡国外，君主制被推翻。

② 约瑟夫·普拉（Josep Pla, 1897—1981），西班牙作家、记者。

③ 约瑟夫·普拉：《马德里，共和国的诞生（1933）》，马德里：《国家报》出版社，2003年，第35页。——原注

④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 1900—1983），西班牙著名导演、制片，代表作《一条安达卢西亚狗》。

⑤ 路易斯·布努埃尔：《最后一声叹息》，巴塞罗那：Plaza & Janés出版社，1982年，第17页。——原注

来，他们坚信自己的意见即使不算最好，也比其他人高明；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他们性格开朗、热情好客。西班牙世界旅游强国的地位，不止靠阳光沙滩、果酒饮料。

西班牙的噪音既有趣，又具有欺骗性，他们用“雷声大、雨点小”来比喻华而不实。没几个外国人会觉得这个国家安静，刚来那几年，我没觉得，估计约翰·保罗二世^①也没觉得。他在马德里做露天弥撒时，冲着嘈杂的人群喊：“教皇也有话要说。”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没让我重新思考沉默，却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国家。

如果说，有人让我重新思考西班牙与沉默的关系，那人一定是艾米里奥·席尔瓦，他是第一个对历史真正“刨根”问底的人。艾米里奥·席尔瓦是一名记者，2000年，他回到祖父被杀的地方，莱昂省普里阿兰萨·德尔·比埃尔索村，希望告诉人们60年前发生的一切。1936年，佛朗哥将军武装暴动，同室操戈，手足相残，血流成河，西班牙内战拉开序幕。除了单纯地叙述历史，艾米里奥·席尔瓦还找到公路旁的公共尸坑，被佛朗哥分子枪杀的祖父就埋在这里。他的遗体，连同12名被枪杀的其他村民的遗体，被挖掘出土。^②多名曾在智利或阿根廷从事尸坑——年代要近得多——挖掘的法医，对遗体做了DNA鉴定，证实属于艾米里奥·席尔瓦祖父。如今，艾米里奥·席尔瓦的祖父祖母合葬在家乡墓地。这是西班牙刨出的第一个内战尸坑，第一次用DNA鉴定确认死者身份。“普里阿兰萨十三人坑”出土时，

① 约翰·保罗二世(Juan Pablo II, 1920—2005)：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皇，梵蒂冈国家元首，1982至2003年间，曾五次访问西班牙。

② “普里阿兰萨十三人坑”的尸骨于2000年10月28日挖掘出土。——原注

看上去只是特例。出于好奇,我报道过,之后便忘却了。

两年后,我去了另一个内战尸坑,在皮埃德拉菲达·德·巴维亚村,同样靠近莱昂山区,同样由志愿者挖掘出土,死者的姐姐伊萨贝尔将挖掘机带到尸坑边。多年来,她每年偷偷带花来上坟,对于枪杀亲人的凶手,依然恨之入骨。

她告诉我:“谁都知道尸体埋在这儿。当年,他们被秘密枪杀、掩埋后,村里人还看见尸骨被大雨冲出地面。神父说,赤匪十恶不赦,大地不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心存恐惧,闭口不言。”

没过多久,又挖出一个,之后越来越多。突然间,尸坑遍布全国各地。志愿者称,西班牙地下,有好几万具尸体:尸坑中、墓地里,还有许多曝尸于路边水沟、密林丛莽或荒郊野外,都是内战中、内战后遭佛朗哥清洗的“赤匪”。然而,内战结束于60多年前,佛朗哥本人也于1975年安然辞世,之后的25年里几乎无人提及,如今却要求政府将他们统统找到,挖出来重新安葬。

回顾过往,催生这股挖墓热潮的,兴许还要算上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①。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象征什么。几年前,他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位民选右翼首相。在这个国家的某些人眼里,右派与佛朗哥难脱干系,右派上台,多少要算算账,但我没想到会去挖墓。毕竟,社会工人党执政14年,没碰过他们。右派上台,民怨沸腾,不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有些至今逍遥法外——,只要求为死者讨回尊严。此事至今仍有争议。

^① 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 1953—): 1996年至2004年任西班牙首相。

历史真相破土而出，我决定抛开西班牙光鲜亮丽、趣味诱人的外表，开始一段被卡尔洛·莱维^①称为“穿越时空的艰难之旅”。当然，这是一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旅程，用外国人的眼睛看西班牙，去发现本国人不经意之处。

这意味着：许多方面，我会旧话重提，老生常谈，如长久以来令游客心驰神往的吉卜赛人和弗拉门戈。可现代西班牙呢？它有哪些特色？不知疲倦地寻欢作乐、遍地开花的海滨度假村、庸俗不堪的公路妓院，人民的日常喜好与生活态度可见一斑。我又问自己，在一个瞬间挣脱天主教国教的枷锁、身体力行“享受生活，和平共处”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度，女性有过怎样的经历？一个历史如此厚重的国家，常让我抚今怀古，追古思今。

我和几个西班牙朋友聊过写作计划，却遭到他们的反对。西班牙人在意别人的看法，不爱曝隐私，也许这就是他们约在酒吧、饭店、广场、大街见面的原因。家是私密空间，家是港湾。

“没错，Spain is different!”梅塞德斯感叹道。言下之意，是时候让大家知道，西班牙没宣传的那么好。“就是说，西班牙与众不同！”另一次谈话中，马尔加几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这句话，口气却截然相反。我觉得，她怕我丑化西班牙，说西班牙人身处欧洲发达国家，不像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偏偏又对此梦寐以求。几百年来，外国作家一直背着诋毁西班牙，散布凶狠残暴、无政府主义、宗教裁判所、自我毁灭等诸多“谣言”的恶名。而19世纪末西班牙作家的悲观消极，决非外国作

① 卡尔洛·莱维(Carlo Levi, 1902—1975)：意大利反法西斯画家、作家，代表作为《基督停留在埃博利》。

家所能比拟，安赫尔·加尼维特^①形容西班牙“是个怪异无比的疯人院，病人得了怪病——谁也不容谁”^②。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想梳理的是西班牙人的与众不同。他们对欧盟充满热情，对纽约、伦敦、巴黎或柏林的流行文化符号趋之若鹜。不希望不同，也是与众不同之处。

梅塞德斯和马尔加所提到的，是20世纪60年代佛朗哥政府的信息旅游部长马努埃尔·弗拉加^③所拟的宣传口号：“Spain is different!”在当年，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独裁者当道，当然与众不同！2005年，年过八旬的弗拉加依然是加利西亚自治区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治领袖，尽管以微弱差距未能第五次连任区长。讽刺的是，弗拉加在政坛的长盛不衰，也是现代西班牙“与众不同”之处。毕竟，迈入21世纪，还有哪个欧洲国家会让一名右翼独裁政府的部长继续活跃在政坛，并担任要职？我想说，西班牙当然与众不同，所有国家都是。大部分会为之欣喜，甚至引以为荣。

我的西班牙历史之旅将从内战尸坑开始。阿斯纳尔拒绝出资寻找、挖掘，对死人，他没兴趣。阿维拉附近村里的一位老人表示同意：“清旧账，忿难平。”他指的不是死者，而是由死者带进坟墓的陈年旧事。

墓挖得人心惶惶，打破了佛朗哥死后多年的沉寂，人们不知该如何应对。先挖再葬，只有4名记者报道了头几个葬礼中的一个，分别

^① 安赫尔·加尼维特(Ángel Ganivet, 1865—1898):西班牙九八代作家、外交家,主要作品有《西班牙的理想主义》、《西班牙的未来》等。

^② 安赫尔·加尼维特:《西班牙的理想主义》,马德里:Espasa-Calpe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原注

^③ 马努埃尔·弗拉加·伊里巴奈(Manuel Fraga Iribarne, 1922—2012):西班牙政治家,佛朗哥时期任信息旅游部长,人民党创始人。

来自地方报社、《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卫报》，后三家媒体均为独立报道。一位西班牙电视台摄影师自发前去拍摄，其中一名死者是他亲戚。“我知道，这不让播。”他说。国家级媒体均置身事外。

“我也可以去巴拉圭略斯·德尔·哈拉玛把我的叔叔挖出来。”一位极端拥护佛朗哥政权的报社社长对我说。他指的是内战时死于共和派枪口下的亲叔叔，我去过他们的墓地，位于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附近，山坡上竖了个硕大无比的白色十字架。巴拉圭略斯·德尔·哈拉玛一排排长长的墓碑，致深爱的父母、配偶、手足、子女的碑文催人泪下，是左派同样盲目屠杀手无寸铁敌人的明证，致个人的墓碑上痛斥杀人眨眼的“赤匪”或“马克思主义暴民”。11月一个清冷的早晨^①，我见三三两两的人群将粉色康乃馨置于十字架间。小小的衣冠冢前，举行了简短的仪式：众人高唱长枪党^②党歌《面对太阳》，高举手臂，行标准的纳粹礼。这是西班牙极右势力罕见的一幕。可他们的长眠地，是神圣的墓地，而非路边的水沟。

重见天日的墓穴，让人回想起西班牙曾如何从专制走向民主。1975年，佛朗哥去世，之后的民主化过渡堪称奇迹。既非柏林墙的轰然倒下、拉美右翼独裁政权的集体倒台，也非邻国葡萄牙高举康乃馨的和平演变^③。从专制独裁走向民主政府，无路线图可循。西班牙另

① 每年的11月1日是西班牙亡人节(Día de todos los santos)，又称万圣节，相当于我国的清明节，民间有扫墓祭祀的习俗。

② 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法西斯政党，又称长枪会党，1933年10月由普里莫·德·里维拉创建。1937年，佛朗哥成为该党领袖。

③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爆发左派军事政变，军人用康乃馨代替子弹，用和平方式推翻了独裁政权，因此，这次革命也称“康乃馨革命”。

辟蹊径，走出一条埋葬历史的道路，至今未设真相委员会，未组织纽伦堡式的审判^①。过渡时期的不少领导人有佛朗哥背景，更乐意用沉默掩盖过去。对历史的畏惧，不愿重蹈内战覆辙，导致了这种沉默；不招惹特别是军队，以免对年轻的民主政权造成致命威胁，是导致沉默的另一个原因。

于是，便有了不成文的“遗忘协定”。尽管有时无法得到当年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们继续爬梳鉴别，钩索沉隐。过渡初期，在这个审查制度盛行多年的国家，人们突然求书若渴，渴望了解1936年以来的西班牙历史真相。然而，内战和佛朗哥政府等政治话题，从某种程度上变为邻里之间，乃至家庭内部的禁忌。一位知识分子曾建议我，与此有关的话题最好“私下”研究。按过渡政府国会议员的话说，“为大家好，大家都该遗忘”^②。

遗忘也是为了“遮羞”。少数人怀念佛朗哥，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对内战以及战后崛起的庸人独裁者感到羞耻。人们常说，重要的是当下——此地此刻——和未来，对乐观向上、及时行乐的西班牙人来说，此言甚是。80年代马德里“反传统文化运动”（la movida）疯狂过后，西班牙人平静下来，市长恩里克·提耶尔诺·加尔梵^③——年轻人亲切地称他为“老老师”——规劝年轻人：“找对位置，小心谨慎。”西班牙人至今认为，他们有权（甚至应该）娱乐。科学家认为，正因为此，西班牙

^① 纽伦堡审判：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所组织的一系列审判，纳粹德国政治、军事及经济的相关领导人被带上军事法庭，审判主要在德国巴伐利亚纽伦堡的法院进行，故得名。

^② 此话出于当年任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PNV)议员的哈维·阿尔萨略兹之口，也有人说，它出于当年任民主中派联盟(UCD)议员的拉斐尔·阿里亚斯·萨尔加多之口。——原注

^③ 恩里克·提耶尔诺·加尔梵(Enrique Tierno Galván, 1918—1986)：西班牙政治家，1979年至1986年任马德里市长。

牙人的平均寿命才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也正因为此，西班牙才成为欧洲可卡因第一消费国。

沉默一旦打破，便一发不可收拾。El Corte Inglés^①摆满了诸如《佛朗哥的尸坑》、《佛朗哥的奴隶》、《胜利的牺牲品》、《希望的终结》、《佛朗哥时期的失踪儿童》或《记失去的岁月》等读物。西班牙人渴望了解更多，尤其是祖辈、父辈往往选择沉默的年轻一代。

西班牙人很快发现，沉默掩盖的不只是恐惧或羞愧，还有对历史的分歧。历史好比潘多拉政治魔盒^②，一旦打开，飞出的都是前仇旧恨。

于是，另一类诸如《内战之谜》、《马德里的“契卡”^③：重见天日的共和派监狱》或《1934：内战爆发，社会工人党与加泰罗尼亚左派联盟发动战争》等新读物应运而生。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和我聊天，抱怨道，这些都是“伪史”，挖墓的直接产物，却高居畅销书排行榜。这些书往往首当其冲，把责任推到尸坑里的死人身上，说左派转向极端主义、妄图革命、纵容焚烧教堂，引发内战。此外还提到“契卡”：左派监狱和审讯室，以及共和派大批枪杀右派囚徒。他们认为：佛朗哥等人起兵时，左派正要发动一场革命。纯属“佛朗哥拯救西班牙！”口号的旧调重弹！

① El Corte Inglés：字面意思为“英式裁剪”，原为裁缝店，创建于1890年，如今为西班牙最大的百货零售连锁店，商品种类众多，可以全方位满足西班牙市民的需要。

② 潘多拉魔盒：典出希腊神话。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火种送给人类，人类学会了使用火。主神宙斯十分恼火，决定让灾难降临人间，制作了完美的潘多拉，带着一个装满祸害、灾难与瘟疫的盒子，让她送给人世间的男人。智慧女神雅典娜为了挽救人类命运，将“希望”悄悄地放在盒底。潘多拉魔盒打开后，灾祸们飞了出去，慌乱中，潘多拉关上盒子，只将希望留在盒底。

③ 契卡：指共产主义监狱，该词源于西班牙内战时活跃于西班牙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

显然,在西班牙,历史就是战场。30 年代的事无定论,其他过去的事也无定论。

安东尼奥·马查多^①写过:“来到世上的小西班牙人,愿上帝保佑你。这里有两个西班牙,其中一个一定会寒了你的心。”如今,有人说,“两个西班牙”又回来了,“他们”和“我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想法甚嚣尘上。阿斯纳尔更是推波助澜,政敌们随时准备还以颜色。

昔日的冲突再次重现。回巴塞罗那或与巴斯克人聊天,越发觉得古怪,不是国家不同,而是想法各异。在马德里很少听到的观点却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大行其道,反之亦然。西班牙不仅领土分裂,而且精神分裂。

“两个西班牙”与西班牙人酷爱集体行动有关。西班牙人总是成群结队,让外国人叹为观止。浩浩荡荡的人群,或庆祝,或示威,人越多,越高兴。在外国人眼里,这正是西班牙令人羡慕之处。这里的左派或右派政治家绝不会重复玛格丽特·撒切尔^②的话:“社会不复存在。”人们喜欢热闹、团结、集体归属感,所以才会挤在城市或村镇,对周边的开阔地视而不见。我的孩子上学后,我发现:离群索居,往往不被信任。

历史争论并没有随内战而结束。西班牙人对更久远的事依然心存疑问,连西班牙何时诞生似乎也不甚清楚。果真如右派政客所言,西班牙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③ 罗马人与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伊斯

① 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 1875—1939):西班牙著名诗人,九八代作家,代表作为《卡斯蒂利亚的田野》。

②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1925—2013):英国政治家,1979年至1990年间任英国首相。

③ 出自约瑟夫·皮克之口。——原注